



台湾学员排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法像盛大壮观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明慧记者李慧容台湾台北报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北自由广场集聚七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壮观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洪传二十周年。盛大场面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



天津大法弟子敬上2012年5月3日

法像长一百二十公尺，宽九十公尺，耀眼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光芒辉映着慈悲庄严的法像，展现了佛光普照的巨大能量。路人游小姐兴奋她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凝聚力与能量，很惊讶，被整个场面的壮观惊到。因为没有看过排像，很难去想象要怎样排出法像，来到现场后才知道，就觉得好奇妙喔。”

政治学教授一席谈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和平上访，被中共江氏集团污蔑成“围攻中南海”，“搞政治”。“四·二五”十三周年之际，政治学教授，并曾在中国担任高级干部的李先生（化名）谈了他的看法。

“政治”大棒

“‘政治’这东西是中共手中的一根大棒，他们可以用它随意打击任何人。当初打击知识份子时，它可以批判你不过问政治，不突出政治，不坚持政治挂帅，走白专道路。而面对一个平和的、毫无政治诉求的修炼团体，它又把很合理的维权行动说成是搞政治，加以打击。谁也搞不懂，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到底搞政治对呢，还是不搞政治对。”

为什么江泽民非要搞镇压

“综合各方面的事实，可看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原因有两点：

其一是江泽民出于狭隘的思维，认为炼功人数太多，是同党’争夺群众，感到恐慌；

其二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个人嫉妒。李洪志先生获得广大修炼者的爱戴和尊重。江泽民自从登上总书记的宝座之后，在近十年时间里毫无建树，加

之他好表现、喜张扬的劣根性，在国内外闹出了不少笑话和丑闻。在江氏急于树立个人威信和建立政绩的情况下，法轮功就成了他泄私愤的对象。”

政治谎言和迫害

“在迫害的第一个阶段，江氏集团调动几乎全部国家机器，包括媒体和舆论工具，抹黑法轮功，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思想，不转化者就施以酷刑。

其实，早在四·二五之前，九六年中宣部就禁止法轮功书籍公开出版发行；九七年，罗干指使公安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企图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结果公安部的调查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调查无果而终。

第二个阶段，江泽民宣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迫害不得人心，难以为继。于是江氏集团导演了“天安门自焚”，进一步煽动仇恨。

第三个阶段是江氏集团眼看谎言再被揭穿，迫害失败，便改变策略，由广造舆论改为低调迫害，邪恶程度却有增无减，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令人发指。”

“可以看出，中共江氏集团对迫害政策进行了精心策划，根据需要制造借口，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说法轮功四·二五大上访是搞政治，事实是江氏集团在搞政治，为迫害炮制借口。”◇

江泽民一手发动迫害法轮功



1、江泽民写信逼迫中共政治局同意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晚，江泽民模仿毛泽东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手法，连夜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信，并且强行把个人信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这封信随后被中办作为通知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2、江泽民开会逼迫中共政治局同意迫害

在“四二五上访事件”的第二天，罗干（政法委）、贾庆林（北京市）和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商讨处理意见。江泽民一进入会场，脸色就十分难看，他掏出一叠材料，甩在了桌子上说：“谁说找不到法轮功学员聚众中南海的蛛丝马迹？互联网上就有法轮功学员聚集中南海的通知。这次居住在四面八方的两万多名学员，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入北京，在事先有组织的情况下一朝之间包围中南海，而公安部门竟然事先毫不知情，这样的失职决不允许再发生！”

江转头看着罗干，声色俱厉地说：“我们的安全部门，还有北京市都如此麻木。都危及政权本身了，还一点没有感觉。同志们呀，这是多么可怕。如果不引以为鉴，谁能保证不来第二次、第三次？”

接着，江泽民开始装傻，“听到法轮功这个名词，除了感到稀奇古怪，

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怎样成立的，头头儿是谁？”

政治局七个常委，除了江泽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朱镕基说：“法轮功的学员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他们最大愿望无非就是健身而已。一位法轮功学员说‘现在工作单位对生病又不报销医药费，而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有何不好？再说现在下岗工人那么多，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品质，群众从不闹事，比先进模范还先进模范，这么好的活动，政府为什么不支持。’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讲不过去。另外，我们不能再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这样不利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前提，更不利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

江泽民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我很痛心，我们的同志政治敏锐度如此之低。法轮功问题不抓紧解决，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曾受“右派”之冤的朱镕基从此对法轮功的事保持沉默。

“那总书记说怎么办？”罗干小心翼翼地问道。“灭掉！灭掉！坚决灭掉！”江泽民挥着双手喊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清楚法轮功的人数、分布和负责人的情况，每个机关、单位、居委会都要查到。同志们，法轮功在和我们争夺群众，我们一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3、江泽民亲自设立“六一零”机构专事迫害法轮功

从政治局对他四月二十五日当晚写的那封信的反应上，江泽民感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都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相当冷漠，包括朱镕基领导的政府部门也认为把法轮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实无必要。因此，江决定成立一个听命于他的跨部门领导小组，凌驾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直接避开政



府、司法系统、财政系统等部门对推行迫害命令的约束。于是他想到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李岚清。江泽民拿出党性和“亡党亡国”的帽子威逼李岚清，最终李岚清立场松动，同意了江的决定。

当时在中共高层口碑很坏的薄一波，听说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对迫害，于是出来表态，表示坚决支持江的决定。

这样，江泽民按照他的设想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并根据中共“枪杆子、笔杆子”的理论任命罗干和丁关根任副组长。。该机构于六月十日成立，故称其为“六一零办公室”。

它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有力的政治恐怖工具，其唯一职能就是迫害法轮功。

4、江泽民亲自下令全面迫害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打着“中央”的名义下达十三号文件，全面取缔法轮功，声称“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中央电视台突然中断正常的电视节目，向全国发出一个以中共中央、公安部、民政部名义的通知，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公开宣布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外交部记者会也对外作出了同样的宣布。随后，被江氏集团控制的官方宣传机器一齐鼓噪，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对法轮功展开全面“文革”式造谣和大批判，在全国大规模粗暴地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全国弥漫一片肃杀之气。◇

三年劳教迫害亲见法轮功学员被打死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

我叫王喆，三十三岁，一九九七年我在一家宾馆里打工，被感染了皮肤病，去了很多医院也没看好。年底的时候，接触了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法轮功，和一个星期的学炼法轮功五套功法后，身体出现大小几十个脓包，三四天后脓包就破了，流出来黑紫色的血和黄色的脓混杂在一起，一个星期后身体感到从里到外没有过的那种轻松。那么难治的皮肤病不治而愈。

亲身经历天津四二五事件的前后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科痞何祚庠在中国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述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轮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名炼法轮功后的受益者。当时我通过同修知道了很多同修去了天津教育学院和出版社的主编讲法轮功真相，我也去了，当时天津教育学院的大院里站满了前来反映情况的同修，我们站的很有秩序，大家都在静静的看书，等待反映情况的结果，时不时的还会有同修拿着塑料袋来收地上的垃圾。

转过来一天，四月二十三日警察抓了四十五名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而且一部份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第三天同修们去了天津市政府，然后市政府的人说要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然后就发生了四月二十五日上万人去北京上访。

三年劳教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开始构陷天安门自焚伪案诬蔑法轮功，从五月开始我和同修开始制作并



酷刑演示：背铐

发放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光盘。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我被河西区土城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在工作单位抓走。到了派出所之后因为我不配合警察，他们对我实施酷刑“开飞机”，几个小时一直是这个动作，不让动。我头昏脑胀，无法形容的难受。

晚上，派出所王姓女所长给我戴上了特殊的脚镣和手铐，我还是不说、不配合他们。半夜十二点多，恶警把我绑在两张床的中间，半蹲的姿势一整夜，直到转天早晨六、七点钟。到了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副所长继续非法审问，问我一句，我不说，他就狠狠地打我左耳光；然后再问，我还不说，他就再打，直到打得我鼻子流血。当时很可能被打得左耳耳膜穿孔，到现在我左耳朵的听力还不如右耳朵。有时候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床上不能走动，坐坐不下，站站不起来，然后他们用窗式空调，开强风吹我，连续吹几个小时。最后他们用“哄骗”的方式逼迫我承认真相资料的来源。然后被河西分局劳教三年。

那个时候我和其它地区来的法轮功同修关在一起。我们一起背法，互相鼓励。

劳教所活活打死法轮功学员陈宝亮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集体罢工，这些狱教指使犯人用棍棒打我们，把我们赶到工厂，其中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很严重，我扶着其中一名同修，另一名跟我在同一个炼功点。打人者是吴国亮、李文红，还有一个，恶警队长分别是郑俊洪、孟昭升、王馗、李华。到了车间，他们继续打人，这时

一位叫陈宝亮的老年同修出来制止打人，恶警队长郑俊洪、孟昭升、王馗、李华指示劳教犯吴国亮、李文红手拿大木棍殴打陈宝亮，把陈宝亮反背手捆着，嘴用塑料透明胶带封住。

陈宝亮被打倒在地上，吴国亮等人蹦起来，两脚狠狠的踹陈宝亮的胸口，陈宝亮被打得奄奄一息，这时老人家的脸色惨白，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这时有人要过去扶，结果被那些暴徒推搡着，不让人靠近老人并叫喊着：“我看谁扶，不想活了是不是？……”老人家艰难的走了几步，支撑不住倒了下去，这时恶警们慌了，打电话叫救护车同时把我们赶入车间，下午的时候又叫我们回宿舍，不长时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冤啊！

我每每想起这些的时候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晚上的时候我到办公室询问陈宝亮的情况，姓孟的管教对我说：“陈宝亮心脏病突发已经死亡，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你们别闹了。”我听完非常气愤，说：“你们撒谎，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他是被打死的，我要报警，你们这是谋杀！”我清楚的记得那个姓孟的管教斜着眼睛对我说：“小伙子，好自为之吧。”

第二天早上，宿舍的楼道里站满了警察分别喊我及另外三名同修的名字。等我到办公室后还假惺惺的问我：“你手好了吗？给我看看。”因为这里的卫生条件极差，我的手生了疥疮，手烂的很厉害。我刚把手伸出来，他们就给我反铐上了，并把我押到了车上，这时另外一名同修已经在车上了，我俩背靠背坐着，警察对我说：“老实点，别喊别闹，要不然用胶带封你的嘴。”

在青泊洼劳教所遭酷刑

就这样，中共恶警把我转到了青泊洼劳教所七大队，这里全部都是吸毒犯，只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关押在这里。到了这里才知道这里的丑恶，这里的毒品根本就没有断过，而且这些警察都帮着往里运毒品，赚黑钱。因为我不配合他们，例如不喊报告，不报数等等，恶警说我是“反改造”，停了我每个月的家人探视权利。这里吃的馒头上都爬满了老鼠的脚印，白菜汤上飘着虫子。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前后莫名其妙的给我验血，现在想起来，(转下页)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苹果的 故事

【明慧网】我生长在农村，以种苹果为生。二零零四年中秋节前，我村的水果经纪人找到我，要把我的红星苹果全部买下，质量和价格都谈好了，并写下了合同书，预付定金一千元。

在苹果卖到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这天经纪人愁眉不展地到了我家，他说原来打算来一辆大车把我的苹果就装完了，可是来了一辆小车，客商说装不完就不要了，眼看时

间已经到了八月十三，中秋节前卖不出去就不好卖了，经纪人也觉得理亏，怕原来的保证金不还给他，也怕我扣他的车。我说：你放心，别有压力，我们是大法弟子，就按师父说的“做事首先考虑别人”。保证金一千元我一分不少地退给你，公买公卖。

他装车过秤时，不注意给我多记了一百斤，我告诉了他，他当时对着几个人就说：我真心地说法轮大法真好！接着他妻子在算账时，没有扣除原来预交的保证金就结了帐，我发觉后就给她说明了情况，她激动地说：炼法轮功的可真是好人啊！

结果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客商，把我剩下的苹果全部买下，而且价格也不低。

开始都是他自己挑选，到后来他也不挑了，还自己动手摘上了，因为他一看苹果这么好，都合格，他高高兴兴地装上了车。我和妻子给他讲法轮大法好，当时他就要《转法轮》书，并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并定下了下一年的苹果。看到客商明白真相，我也由衷地喜悦。◇



三年劳教迫害亲见法轮功学员被打死

(接上页)这时候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高峰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份，劳教所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我绝食抗议了一个月后，他们把我送进了洗脑班，每一批四名法轮功学员。我进去之后先遭一顿毒打，我被打倒在地上，六个人分别站在我的四肢及身上，并用六、七根电棍对我用刑，都是电在敏感部位。如：手心，脚心，脑顶，脖子，嘴。由于我绝食了一个多月，身体很虚弱，他们看我身体没了动静才停手。当时我的意识有点模糊了，很痛苦，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样折腾了几天，我后背出现了一个大脓包。整个楼道里，弥漫着被电棍电焦了的人肉的气味和劈劈啪啪电棍的声音。这时我的精神和肉体上已经到了极限了，在晚上的时候我用一根钉子划开了胳膊的动脉，当时是想用这种方式制止他们的迫害，其实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不法人员又给我送回洗脑班，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必须得有人扶着才能走路。

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又被查出肺结核，后来保外就医。回家后身

体越来越差，后背的脓包也越来越大，最后直到我的一段肋骨被脓泡化没了，医院大夫诊断是椎管狭窄，最后脓包长到脖子，导致了二零零五年七月我高位截瘫。由于这几年的迫害，家里已经没钱了，最后不得不把我的房子卖了，用于做手术。

天津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不收了，说随时都有死的可能，最后还是在我父母的坚持下才在一家医院住了下来并作出保证：如果死了医院不承担责任。我前后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的手术部位是在脖子，整个的手术过程都是在我明明白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手术的部位非常危险，如果全麻的话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手术开始，每一刀都非常的疼，疼到痉挛的时候，才打麻药，当时心里就想着，求师父帮我、当时的疼痛感在一分一分的减少（我清楚的知道是师父在为我承受），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脖子被切开了三分之一，医生从切口出用一把像钩子的手术器材，伸到我的病灶部位，清理被腐蚀掉的脊椎骨，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左右。

第二次手术是在后背上开刀做植骨手术（就是从背上取一块骨头移植到被腐蚀掉的脊椎骨的位置）过程和第一次差不多，位置不同，就是比第

一次多了在背上取骨头，当时就感觉那个医生就象个木匠，那个镊子向下剃。两次手术后我奇迹般的恢复，医生每星期为我检查的时候，我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到我出院的时候，我已经能下地了，回家后又通过学法、炼功恢复了一个月，我已经能到楼下扫雪了，当时有两个想法，一，几次病危的时候楼里的邻居没少帮忙从楼上往下抬我。二，我是想让他们看看修炼大法的奇迹，邻居们背地里都在说，当时都快死了，现在恢复得这么好，神了！

流亡海外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达法国。当我在警察局办理身份的过程中，帮我办理身份的官员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看来这些迫害是真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理很难受，原来还有很多人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真的！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参加了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的人权联盟组织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会议，讲述的这些经历，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对法轮功表示很支持，并邀请我再次去波尔多。

回想起过去十几年的经历，百感交集。我要继续揭露这些残酷的迫害，直到迫害停止那一天。◇